

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一

鎮一

諫伐齊

申胥

論城陳蔡不羹

申無宇

謀遷國

鄭桓公

罷珠崖對

上漢元帝

補

賈捐之

論安西四鎮不可廢

上唐武后

崔融

論姚州戍

上武后

張柬之

請罷西戍踈勒等四鎮疏

上武后

狄仁傑

論西蕃邊州安危疏

上武后

陳子昂

論十姓四鎮

上中宗

郭元振

論原州戍

上代宗

元載

源

論關中事宜狀

上德宗

陸贄

請撫循李楚琳狀

上德宗

陸贄

論替換李楚琳狀

上德宗

陸贄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上德宗

陸贄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上德宗

陸贄

魏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上德宗

陸贄

論魏博事宜

上憲宗

李絳

論不必遣使宣慰

上憲宗

李絳

請賞賜魏博

上憲宗

李絳

淮蔡

論淮西事宜狀

上憲宗

韓愈

遺吳元濟書

吳武陵

論天德戍守

上憲宗

李絳

論維州事狀

上武宗

李德裕

澤路

論幽州事宜狀

以下俱上武宗

李德裕

論昭義三軍請劉稹勾當軍務

李德裕

請賜澤潞四面節度使

李德裕

論河陽事宜

李德裕

請賜張仲武詔

李德裕

論赤頭赤心健兒等

李德裕

論劉稹狀

李德裕

天井冀氏行營狀

李德裕

潞府事宜狀

李德裕

論昭義軍事宜狀

李德裕

荆川先生右編卷二十一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章劉日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鎮一

諫伐齊

申胥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
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
勾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
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一

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間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爲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上王蓋亦鑑于人無鑑于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于章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間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于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歿三軍拔王于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徬徨于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

以寢於地王寢疇枕王以璞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
乃匍匐將人棘闥棘闥不納乃入芊尹申亥氏馬王
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豈遽忘于
諸侯之耳乎今王旣變鯀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
民于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荐饑今王將很天而代齊
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
羣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
猶有及乎王不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論城陳蔡不羹

申無宇

楚子滅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
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鄒莊
公城櫟而寘子元馬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
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鄒丹在內君其少
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鄒宗櫟實殺曼伯宋蕭
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
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謀遷國

鄭桓公

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

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
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
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
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邠莒是非
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
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
虢鄆爲大虢叔恃勢鄆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
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紂與斯焉不
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
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三邑駢蔽補丹依槃

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騶而食
漆洧脩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
乎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紉
叔逃難于濮而蠻季紉是立遠氏將起之禍又不克
是天啓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天
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且
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天明
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
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幙能
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

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
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
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衆嘉材者也其
後八姓於周末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爲夏
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末有已姓昆吾蘇顧
溫董董姓饒夷秦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
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鄩鄩路
偃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
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
在芊姓乎芊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芊蠻矣唯荆實有

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割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其宗也夫興者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奢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郟之閒其冢君侈驕其民急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始于必弊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

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
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
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
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
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故王者居九
畝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
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于異姓求財于
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
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剝
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號石父讒諂巧從之人

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劓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
固也休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
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武幸階行暗昧
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謡曰槃弧箕
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
執而藏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
人也收以奔襲襲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又矣
其又可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襲人之神化爲
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襲之二君也夏后卜殺
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漿而藏之吉乃布幣

焉而策告之龍亡而繁在積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
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繁流于庭不可除
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菟以入于王府
之童妾未旣亂而遭之旣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
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
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襄襄人哀始有獄而以爲
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爲后而生伯
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
之焉毒之首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
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
服必求之

申申人弗昇必殺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
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彊其奧愛太
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
天虢公從矣其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
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
孰興對曰五姬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胙盡武其嗣
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于小若
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
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備也且大其將興
乎公說乃東寄孥與賄虢鄒受之十邑皆有寄地

罷珠厓對

賈捐之

漢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皆之
建武以爲不當擊帝使樂昌侯王忠詣問推
之曰珠厓是屬焉爲郡久矣今叛而欲擊
之豈與之計焉先帝功德經義所以處之
之計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
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陵故
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
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
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
君臣歌德合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

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
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祝聽之類咸樂其生越
次入貢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
不遠大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
之獻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
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
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
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

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
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
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
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論
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
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
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
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
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
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川度

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
前子聞傷於後女子乘亭郭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
泣泣巷哭遠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
之於陰陽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
忝大行或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
獨有齊楚民累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
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
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恐怕怕之忿
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
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荆蠻大邦爲讎言聖

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
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
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
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風濕多毒草虫蛇水
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璠
玕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
貪也臣竊以往者差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
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
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
母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

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筭緡法稅舟車
榷酒酤夫豈不懷爲長乂計然匈奴於是孤特遠竄
遂開西域置使者領護光武中興皆復內屬至於延
光三絕三通太宗文皇帝踐漢舊跡並南山抵葱嶺
剖裂府鎮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
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長鼓石
驅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
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
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震則
威懾南羗南羗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

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延
安西諸蕃悉亡

議乃格

論姚州戍

張柬之

武平永昌中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瘠到
上蜀州刺史張柬之論其弊

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
以來泊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
笮而哀牢不阻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
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羶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
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
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克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

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募兵以
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
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
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川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
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
地臣竊爲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旣多歷博南山沙蘭
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
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蓋譏漢貪珍奇鹽布之
利而使蠻夷之所馳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
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

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
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者
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
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
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爲患更重忽
若反叛勞費更多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
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旣無安
邊靜寇之心又無諸葛且縱且擒之技唯知詭謀狡
筭恣情剝剝貪饕劫略積以爲常扇動酋渠遣成朋
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慙耻提挈子

弟嘯引兇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劔南遁逃中原亡
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爲業雒州本
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
辛文協並爲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
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總等往
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
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
將王善實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
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錄事叅
軍李陵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

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于今不息且姚
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
職本以化俗防姦無耻無厭狼藉至此今不問夷夏
負罪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爲
益甚矣伏乞聖鑒姚州使隸嵩府歲時朝覲同之蕃
國流寓之鎮亦皆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人
蕃不許交通來往增雋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
之臣愚將爲穩便

請罷西戍踈勒等四鎮疏

狄仁傑

武后萬歲通天中發兵戍踈勒四鎮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狄仁傑諫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
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
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
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
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是則前代之遠而
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略吏人
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
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
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礪礪不
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

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爲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鬻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能爲天所祐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

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
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
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旣久怨曠亦
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豈不懷歸畏彼
罪罟念彼蒸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
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蟲螟生而水旱
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歲饑
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爲
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爲遠戍方外
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昔

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吐平九姓冊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以夷狄叛則代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不屆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綏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魯頡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况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

苟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較
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爲不勤修政故也
伏惟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爲念但當勅邊
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
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
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
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
必有顛蹶之慮淺入必無獲虜之益如此數年可使
二虜不擊而服矣

論西蕃邊州安危疏

陳子昂

武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十姓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

唐高宗許之命禮部郎中安元鼎持三條詔

臣聞聖人制事貴於未亂所以用成功光濟天下大
臣伏見國家頃以北蕃九姓亡叛有詔出師遣田
揚名發金山道十姓諸兵自西邊入臣聞十姓君長
奉詔之日若報私讎莫不爲國家剋剪凶醜遂數州
之內自率兵馬三萬餘騎經途六月自食私糧誠是
國家威德早申蕃戎得効忠赤今者軍事已畢情願
入朝國家乃以其不奉璽書妄破回紇部落責其專
擅不許入朝便於梁州發遣各還蕃部臣愚竊爲國

家危之深恐此等自茲成隙何以言之國家所以制
有十姓者本爲九姓強大歸服聖朝十姓微弱勢不
能動所以委命臣妾爲國忠良今者九姓叛亡北蕃
喪亂君長無主莫知所歸回紇金水又被殘破磧北
諸姓已非國家所有今欲摘角亡叛維持邊疆唯倚
金山諸蕃尚爲形勢有司不察此理乃以田揚名妄
破回紇之罪坐及十姓諸豪拒而遣還不許朝覲臣
愚以爲非善御戎狄制於未亂之長策也夫蕃戎之
性人面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蓋易動難安古所
莫制也今阻其善意逆其歡心古人所謂放虎遺患

不可不察且臣昨在甘州日見金山軍首領擬入朝者自蕃中至已負其功見燕然軍漢兵不多頗有驕色察其志意所望殊高與其言宴又詞多不順今更不許入朝謁疑之以罪與回紇部落復爲大讎此則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讎之患若使狼心有顧懷不自安亡叛沙漠則河西諸蕃道恐非國家所有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往難追十姓無罪不宜自絕今者妄破回紇有司已罪揚名在於蕃情足以爲慰十姓首領國家理合羈縻許其入朝實爲得計今北蕃旣失此虜不安廟勝之策良

恐未爾事既機速伏乞早爲圖之臣伏見今年五月
勅以同城權置安北府此地逼磧南口是制匈奴要
衝國家守邊實得上策臣在府日竊見磧北歸降突
厥已有五千餘惟後之來者道路相望又甘州先有
降戶四千餘惟奉勅亦令同城安置磧北喪亂先被
饑荒塗炭之餘無所依仰國家開安北府招納歸降
誠是聖恩洪流覆育戎狄然臣竊見突厥者莫非傷
夷殘羸饑餓並無人色有羊馬者百無一二然其所
以芻糲扶老遠來歸降實將以國家綏懷必有賑贍
望恩覆獲以安存故其來者日以益衆然同城先無

諸畜雖有降附皆未優矜蕃落嗷嗷不免饑餓所以
時有劫掠自相屠戮君長既不能相制以此盜亦稍
甘州者沙竊尤甚今安北府見有官羊及牛六
頭以兵糧乘麥萬有餘頃安北初置庶事草創城
兵少未足威懷國家不賂恤來降之徒空委此府
矣撫臣恐降者日衆盜者日多戎虜桀黠必爲禍亂
夫人情莫不以求生爲急今不以此粟麥不以此牛
羊大爲其餌而不救其死人無生路安得不爲羣盜
乎羣盜興則安北府城必無全理府城一壞則甘涼
以北恐非國家所有後爲邊患禍未可量是乃國家

故誘其爲亂使其爲賊非所謂綏懷經遠之長策也
且磧北諸蕃今見大亂亂而思理生人大情國家旣
開綏撫之恩廣置安北之府將理其亂者以慰喻諸
蕃取亂存亡可謂聖圖弘遠矣然時則爲得事則未
行何者國家來不能懷去不能制空竭國用爲患於
邊取亂之策有失於此况夷狄代有其雄與中國抗
衡自古所病倘今有勃起遂雄於邊招集遺散收
撫撫弱臣恐喪亂之衆必有景從此亦國家之大機
不可輕而失也機事不密則害成聖人之至戒今北
蕃未定降者未安國家不早爲良圖恐坐而生變乞

得面奏指陳其利害邊境幸甚幸甚

論十姓四鎮

郭元振

中宗時郭元振為金山大總將烏質勒王將
諸國使臣與安葛交怨相侵王振奏請開
人宜有品許之國吸遂行經略副使周以梯
說之且教以重略宰相無入朝國吸即勒其
擊于闐元振上疏

國家能大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諸豪
泥於舊俗自有勢貳故贊普南征身殞寇庭國
大亂元振競立將相爭權自相剪屠士畜疲病財
力空窮顧人事天時兩不諧契所以屈志於漢非實
志下注三鎮也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忽國家

大計欲爲吐蕃鄉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吐蕃
得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若爲復得事我哉往吐蕃
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則
請分于閭䟽勒者欲何理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婁羅
門方自嫌阻藉令求我助討者亦可以拒之是以古
之賢人不願夷狄妄惠非不欲其服也後求無厭益
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方不見其便又謂
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招綏十姓乎且斛
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兒俘子俱可汗子
孫也往四鎮以飽旬十姓之亂請以元慶爲可汗矣

卒亦不能招來而元慶沒賊四鎮淪陷忠節亦嘗請以斛瑟羅及懷道爲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又吐蕃亦嘗以倭子僕羅并拔布爲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滅此非他其子孫無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爲四鎮患則冊可汗子孫其効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兄人心何繇卽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蒐兵稅馬於拔汗那徃虔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挾忿侵擾南導吐蕃將倭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徃至拔

汗那國四面無助若履虛邑猶引援子爲敝况今北
有婆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
抗於內突厥邀伺於外虔瓘等豈能復如往年得安
易之幸哉

疏奏不省

論原州戍

元載

代宗大曆八年元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
隴右山川形勢言于上

四鎮北庭旣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
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羅沙堡
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
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二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

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
閒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戍涇
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
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力并國地形獻之會
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
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

論關中事宜狀

陸贄

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論關中事宜

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蓄
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陛下天
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

取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
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惟居
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
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聞國家之
立也木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
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
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
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
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御諸

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疆本之意則忘沿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

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夷
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
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
權忘深根固祗之慮內寇則峭函失險外寇則汧渭
爲戎于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
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
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懷却醜類再安宸
居城邑具全宮廟無實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
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先皇帝還自陝
郭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復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

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
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強又徵諸道戍兵
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遇其奔衝京師戒
嚴比比而有陛下副膺寶位威懾殊鄰蠶茲昆夷猶
肆毒螫舉國來寇志吞岷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
求邇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綏固
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懷柔竟未堅
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
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以來絕無
虜使其爲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

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
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
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
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禦之側聞伐叛
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
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
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垂始圖故前志
以兵爲凶器戰爲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
爲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爲存化小
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

明足以爲鑒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
平者李正已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
所患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
而正已死李寶臣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
亦死岳繼之未滔繼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
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
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
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自頃將帥徂征
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爲之輟邊軍
缺環衛虛內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

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
爲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閭輔
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
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
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
以備之且今之關中卽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
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
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
一方當天下一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強則外制東夏
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

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取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遠之道垂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陛下儻過聽愚計使李元振拔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衄則所遺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遣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

言京輦之丁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輻湊卹
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榷酒抽
貫貸商點召等情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
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
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
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

請撫循李楚琳狀

陸費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爲時議所惡頗被封章論
奏言其心扶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
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輦

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蠢慙
竊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倣擾岐下賊殺戎帥款
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
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乘輿未復大憝
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畧刻是爭商嶺
則道迂且遙雒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襄斜
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負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
二逆誘脅之中洵洵羣情各懷向背彼勝則往我勝
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
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

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唯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
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
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
濟師今若徇偏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唯
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累鉅之士
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
始爲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公韓信自
王而遂封蒯通以析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
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
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

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
之德求素行追挾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
新不足反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
孰免疑畏又所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
歸化乎竊非小所宜速圖臣不勝憂國至計謹啟事
以聞謹奏

論替換李楚琳狀

陸 費

右欽淑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候朕到
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
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

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
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
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
國難而肆逞其奸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
宜污渚旣屬多虞不逞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
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頓馬雖
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間在
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
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
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久矣負黷居位豈

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
漢高僞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
三王八代其後位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爲至戒
乎臣竊謂之器宜臣又未論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
精復於義之權者鍾也故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
可准材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
而捨輕其遠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
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
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大衢輦
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

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
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
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
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畧當時莫儔且負嫵猜已遭
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
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譏况楚
時卒伍凡材斯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
堅殲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畧頗同狐鼠乘夜睢眦晨
光既升勢自踈縮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汧隴鎮壓
於其西汾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

琳瑯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蹢躅何惡能爲
願陛下姑務含弘普安反側促駕邁止錄功犒勩敷
肆青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書臯楚琳俾入分文
武之職擇元勲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
榮奔走不暇安敢蠱介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
跌何遑遁動不爲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陸贄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
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
撫軍州今已寧帖卿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

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人久爲含忍親離衆叛自取
奔亡不勞師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
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
則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
總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審之慎
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微
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爲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許固其
如識乏經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
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軍情
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候至來日續更而陳

謹先狀以聞謹奏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陸贄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甚得衆心若更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今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度制便從內出萬榮須與改官卿等卽商量進來者臣性冒懦頑蕘誠空乏辱當獎任待罪宰司事聞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材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置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喻其

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
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蹙跌之
不虞擇安地而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妄非
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寧
窮兇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爲
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
奏頗涉張皇但露微求之情殊無退遜之禮據茲鄙
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
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
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

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謂犯
上敗謂債軍俱爲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
求曲示保持冀消兇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
益之則反側而益疑奪之則缺望而肆惡夫善始
而克終者猶寡況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
又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恒恐見圖必於
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不
干紀亂常亦必喪師感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
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能終
殿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

之勢負重欲濟而不置可濟之才處非所宜不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迂濶有異軍機引論乖疎不同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跡皆陛下之所經見者以爲殷鑒惟陛下覽之生者田神玉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充鄆曹濮之軍地兵食兼足職貢備脩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滎瀝殷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得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爲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過厲不還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知神功才不勝任排衆議而竟授之旣而維御無方經略失

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
於累帥陷五郡於匪人轉輸所經塗路亟阻此由制
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躓之才其爲敗傷亦已甚
矣近者劉元佐驅攘巨猾底復大梁卽鎮於茲幾將
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氓畢力竭誠以揚丕
烈然尚號令由已部屬畏威緝脩戎旅振耀聲勢遠
邇談矚且爲完軍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元佐殂沒
朝廷命吳泰代之士寧兇頑輒敢睚眦素非得衆且
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也
下合張黎元姪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豎

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之患迎路幾絕生人重殘
然垣翰之軍鞠爲汙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
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
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爲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
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
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英主師天下長昇
遠慮之計也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
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覷之心聖人所以興敬
讓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故也

叙
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乘而進之斯可

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軋之徒便得代居其位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者必敗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雖不獲待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天信奉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者所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旅亦未協志況又待之不壹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遑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卽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實給

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
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
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襄將
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
不務更將何求揆其人情理必寧息萬榮欲敗也
勢何能爲三軍旣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然其追述
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大計
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而欲受其邀致臣雖愚怯
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却迴已與趙憬等同附口
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臣吏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

此不勝拳拳愚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
卽與趙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儻
後事有愆素臣請受敗撓之罪謹奏

請選用續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陸贄

在臣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本進
止令爲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絹等
以申情親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於今年竟未綴
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
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
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耻仲尼脩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
明亦是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爲竟遭天誅
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尚
干宸嚴請頒遺愛徵臣監跼實憤于心謬承恩光備
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匡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
以贊克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
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而止緣承
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爲報答但告
云所爲碑頌皆奉德音旣異私情難承厚賜候稍休
暇續當撰成旣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

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却迴訖不敢不
奏謹聞

論魏博事宜

李絳

憲宗元和七年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其
子懷諱年十二軍中扶豎處其位李吉甫上
言領事討伐以懲宿弊李絳上言罪誠宜誅
若時臣不可勢亦不同臣愚度之不必動衆
吉甫遂進用兵之策具圖畫人其道路攻討
利病并載河北土田平易沃壤桑柘物產繁
富之狀若不討伐必無變動後延英日上又
問魏博之事如何卿兩人所見各異何者爲
長吉甫言須興師攻取以示國威上曰此勢
恐須如此不討伐無復有得理絳奏曰以臣
愚慮酌量事勢必不勞興師動衆魏博當須
歸國上曰何以明之絳對

凡河南河北叛渙之地事體大同懼部下諸將有權

恐得便圖已各令均筦兵馬不令偏在一人使力敵
權均爲變不得若廣與諸將計會則必謀洩不同若
一將爲變自然兵少不濟以此相制先動不得此是
賊中之制置於事爲便加以酷誅重賄故無敢發意
者今懷諫乳臭童子領事不得事須假人權柄託人
性命卽所託者其權必重所任者其言必行如此厚
薄不同怨怒必起向者權均力敵適足生患藉其禍
也何者以兵力齊等不相伏從自然之勢也若軍中
不相伏從主帥不能制斷卽必歸一寬厚簡易軍中
素所愛者兵權旣有所歸懷諫自須受禍若不被處

置卽須送入朝廷部將忽領一方之權卽與兩河事
勢大異賊中所惡唯此是已懼其部下倣之以受國
家之利魏博將若有此變旣懼諸鄰攻伐必須懇歸
朝廷若不尙朝廷卽存立不得此必然之理也伏望
陛下無吝蓄威以俟其變不兩三月必有上聞所要
兵蓋爲此也上日將所陳賊中事宜深盡機要詳此
事勢亦不用兵他日延英吉甫又盛陳
用兵之計言程草匹帛番有次第上又顧李絳何如
絳所奏如前後十餘日宋魏博使至軍中已歸部將
田興奏取朝廷處分上謂絳曰卿所揣魏博事勢若
合符契

論不必遣使宣慰

李絳

李吉甫請且使宣慰以觀其勢

勅使到彼萬一妄邀朝廷事有一蹉跌卽難處置疑
悞之間機宜已失卽追不及矣今田興爲衆所歸坐
俟朝命不於此際便有寵授他日勅使把三軍表來
請與田興節制在彼在此旣不得已須與恩禮不出
聖心是依軍中所請感荷與特拜豈曰且示推誠不
歸足以應機合變撫納其勢總攬其心平蕩兩河在
此一舉不可失也

吉甫素與知樞密梁守道素善
爲援助亦舊例令中使宣慰待罪處置

又奏曰

今用

投誠歸國三軍願俟聖旨不當時處置赴

其機宜待勅使將三軍表來請授田興則威柄不由
於朝廷恩澤不出於聖意此機可惜今復失之後雖
追悔亦何及也今計張忠順行程纔迴過陝州伏望
明日便降白麻授田興節度使卽恩澤出於君上而
功歸於朝廷利害得失明若日月伏乞聖慈不疑
勿使復宣日且與留後何如待其釀成効卽與正授
絳曰若與留後亦恐不得且度朝廷氣力坐制魏博
得否因機會獎其誠節恩出不次感亦殊常若與留
後忽不受命卽却成兇悖又須姑息與舊日何殊也
望決於聖斷特賜處分

明日遂出白麻除田興爲
檢校工部尚書魏博節度

使張忠順制已與田興感涕三軍受宣鼓舞

請賞賜魏博

李絳

魏博自十餘年不知朝化賞罰法令都不及之一朝以六州之地歸於朝廷割河朔之腹心傾悖亂之巢穴不大賞賜出其所望軍心不感事勢難知請特賜一百五十萬錢帛制書上以內庫爲名太太多那得及此後若更昔竇融當光武割平天下河西是未討之間懷後代之誅爲避禍之計尚此崇獎福留子孫田興習舊無卽日之憂不順得鄰道之助而天生忠義志懷霜雪舉六州之地兩河之瞻惜一

百五十萬貫錢物不收此一道人心錢帛用了更來
機會一失難復假如舉十五萬衆攻取六州一年而
剋豈不稱賀而計費三百萬其事畢當賞賚又在此
外今度所賜未及一半而顧茲小費失於大計深可
惜也上懸覽事情欣然曰朕所以身服勞罷之衣每
事鮮約不用者祇爲大段要切時用不然內藏
收貯何爲遂允所奏及詔書到魏博錢帛隨路而至
軍中勸羅何謂拜泣時田與訶授節旄詣道專使數
十人在魏州德亮聊使各十餘輩見制書錢帛到
皆垂手失色驚歎曰自艱難已來未曾聞此處置恩
澤如此之厚反叛有何益河朔人心大變至今稱之

論淮西事宜狀

韓愈

憲宗元和九年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
元濟遣喪自領軍務李吉甫言淮西非如河

北四無黨援而國家嘗宿衛數十萬兵餉之
今不取後將難圖帝將討之十年中書舍人
韓愈奏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
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
者脩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
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
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
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
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
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况以三小州殘弊困

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後圖功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

叛之國三年乃克不以爲遲忘在立功不計所費傳
曰斷而敢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
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
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難與賊
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
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破分割
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
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
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

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
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
先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
若遇賊至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
官軍還寨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
還本寨管處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
營充給所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
道客軍一切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
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

傷今若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
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
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
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
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
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
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
勅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鬪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
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

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
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
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筭所費苟務因循小
計而不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
必不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卽希冀恩赦朝
廷無至患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
罷兵往言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
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
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凶人喪氣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殫于行刑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畧同今歸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割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于分兵出界公然爲難然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無道及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姦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不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後許其承繼今忽自爲狂悖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

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卽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遺吳元濟書

吳武陵

天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矜物
然終不可謂智一日亡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
謂仁又爲繁絀因緣磨滅先魂傷懷不可謂孝數百
里之大竟若樗牛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
謂勇三三王以來數十萬載何有悖理亂常而能自

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涇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恣
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桀黠者自謂得計以反爲創於
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又亂皇帝卽位赫然
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之善受之師莫道明
嘗言唐家二百載有中興三
渥之地復矣今天子英武
有玄宗之度罰無貸罪賞無遺
其繫羣帥築室礪兵進窺房蔡屯
後陣撫背左排右掖其幾何而不
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一矣足下反
人亦欲反

是下易地而論則嬰兒橫之命不若奉大軍官守矣
計戈持矛死不得地不若坐兼爵命而保胤嗣矣足
下若能挺知機之烈莫若發一介籍士馬土疆歸之
天子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
海之風不使不矢寵且貴何哉爲國者不以纖惡蓋
大善也三三不伐服而舍寵榮可厚骨肉可保何獨
不爲哉三三至然也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居然可
知假使官軍言敗而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
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
獨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

理學列聖灌以流潦王將怨攜士卒崩離田僑昌興
發於肝膈處不得褒宗不得祀臣僕以爲誠子孫所
不祖生爲暗殺之人沒爲幽憂之鬼何其痛哉

論天德城守

李絳

憲宗時回紇使者言回紇遣使與吐蕃通和吐蕃
可汗以三千騎至陽關與回紇會於是回紇與吐蕃
黑山治大德城備虜寇邊者前書李絳上書云

回鶻盛彊北邊空虛一爲風塵則弱卒非抗敵之夫
孤城爲不守之地億陛下懷此增甲兵飭城壘中夏
長策生人大幸也臣觀今日處置未得其要天邊憂
有五請歷言之北狄貪沒唯利是視比進馬規直再

歲不至豈厭繒帛利哉殆欲風高馬肥而肆侵軼故
外攘內備必煩朝廷一可憂兵力未完斥候未明戈
甲未備城池未固飭天德則虜必疑虛西城則磧道
可憂二可憂夫城堡要害攻守險易當謀之邊將今
沿邊河塞之外裁廟堂之上虜猝犯塞應接失便三
可憂三可憂自僉好以來山川形勝兵戍滿虛虜皆悉知賊
掠諸州調發在旬朔外其係累人畜在旦夕內比王
師至則虜已歸寇能久畱役亦轉廣四可憂北狄西
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
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五可憂又

淮西吳少陽垂死可乘其變諸道興發役且十倍臣
謂宜聽其昏使守蕃禮所謂三利也和親則烽燧不
驚城堞可治盛兵以畜力積粟以固軍一也既無此
顧憂可南事淮右申令於垂盡之寇二也北虜恃我
威則西戎怨愈深內不得寧國家坐受其安寇掠長
息三也今舍三利取五憂甚非計或曰降主費多臣
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人南大縣賦歲
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爲昏貲并損寡得大乎今惜昏
費不與假如王師北征兵非三萬騎五千不能扞且
馳也又如保十全之勝一歲輒罷其饋餉供擬豈止

一縣賦哉帝不聽

論維州事狀

李德裕

武宗皇帝三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
論維州悉怛謀事

左主項蒙先朝授劔南西川節度使其悉怛謀雖是
三秦會長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當道臣差行維
州刺史虞藏儉便領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
爲喜其時與臣仇者望風疾臣遽興疑言上聞宸聽
以爲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爲詞侵犯郊
境遂詔臣却還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
降中使迫促送還背白起殺降終工杜郵致禍陳湯

見按是爲郅支報仇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
英主忝脩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
絕頂三百臨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是漢地入邊之路
初河隴盡沒唯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
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而入遂爲
所滅號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
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肅臯以經畧河湟此城
爲始盡銳萬旅急攻數年吐蕃愛惜旣甚遣其舅論
莽熱來救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經屈蟠猛
士多糜於礪石莫展公輸之巧空爲莽熱而還及南

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
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之以
頃侯奏報貴探情僞其悉怛謀等尋帥城兵并州印
甲使塞途相繼空壘來歸臣卽大出牙兵受其降禮
而發在列莫敢仰視况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
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番中徵役願作王人自維州
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帖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
水樓雞等城旣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
收千餘里舊地臣見此有莫大之利爲恢復之機所
以面許奏聞各加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願俟朝旨

且吐蕃維州未降以前一年猶圍逼魯州以此言之
豈守盟約况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汎
議之人豈思事實大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
邊皆須數歲聚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
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復怨鼓此游詞臣受降
之初指天爲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累表陳
論乞垂矜舍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被三木輿
於竹畚及將卽路冤叫嗚呼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
部送者更遭蕃帥譏誚云旣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却
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忍周固攜離至乃

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譏
周文收送鄧叔簡冊致貶况乎大國負此異族塞忠
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伏惟仁聖
文武至誠大孝皇帝陛下振睿聖之宏圖得懷徠之
上策故南蠻申請朝之願北虜效款塞之誠臣實痛
惜悉怛謀等舉城向化解辯歸義而未加昆邪之爵
不賞慶其之功翻以忠愛徒爲仇讎所快身遭此酷
名又不彰職由愚臣陷此非罪雖時更一紀而運屬
千年臣所以具陳根本不憚繁細冀蒙睿鑒追獎忠
魂伏乞宣付中書各加褒贈冀華夷感德幽顯伸寃

警既往之倖心激將來之峻節臣德裕無任懇願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幽州事宜狀

李德裕

武宗會昌三年上

右臣等今月五日於紫宸陛下訪問劉約事宜令臣等亦與君賞一書諭以此意臣等將謂君賞久在河朔諳練戎機遠授規模必副聖意君賞只合自出已意潛道款誠事縱乖張泯然無跡豈有將朝廷密旨顯示亂軍激其悖心致此章表兼見君賞與張絳手疏詞甚卑遜非惟失將帥之體實亦失忠盡之誠近

者何重順未得節制初遣茂復諭旨又遣執方致書
臣等兩度令元蹇申意料重順豈不知是朝廷密諭
然竟無大將軍表終守恭順之詞所以授之有名不
索朝典幽州一方自朱克融留連中使不受賜衣繼
以楊志誠累遣將吏上表邀求官爵自此悖慢之氣
與鎮魏不同今若便與節制實爲朝廷之耻伏望且
逗留旬月更候事宜克恭廉回日伏望不賜詔書庶
全事體

論昭義三軍請劉稹勾當軍務狀 李德裕

武宗會昌三年上

右伏以元和中李師道自擅一方久爲桀逆及上四
壓境天網四陳劉悟頗識轉禍之機乃有納忠之功
朝廷獎其歸命寵遇渝渥待以信臣委之雄鎮從諫
因父歿自總兵權屬寶曆中政務因循事歸苟且與
其符節以秦國章然猶恭守詔條咨諏善道亦脩覲
禮一至闕庭驟陟台階實非公議爰自近歲頗聚甲
兵招致亡命之徒遂成逋逃之藪林於邪說自謂雄
豪及寢疾彌留罔思臣節又令紀綱舊校誘動軍情
樹置駭童再圖兵柄陛下以澤潞玄宗歷試舊地有
上黨故風風俗和平人心忠義艱難以後多用儒臣

又以劉悟功著先朝欲全其宗族特令供奉官薛士幹宣諭示以聖情而將校繼有表章未從明命臣等然思劉悟以師道之逆親自梟夷誠合示一軍人順天子孫於無過之地而乃繼師道覆車之軌襲懷亂之風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固須廣詢庭議以盡羣情臣等商量望令兩省御史臺并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於尚書省集議奏未審

請賜澤潞四面節度使

李德裕

右臣伏見後漢秦豐叛光武令朱祐盡力攻之至窮困豐乃將其母子九人降祐光武不舍其罪至洛陽

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違詔受降失將帥之任以兵未交鋒便能歸順須存大信猶可曲全今劉楨告諭不悛加兵自備逆命之罪天地不容若至軍蹙歸降並不得受臣等謹錄漢朝故事如前望付翰林錄示元逵彥佐劉沔茂元弘敬及義遠行周等詔令准此處分未審

論河陽事宜狀

李德裕

右錄河陽奏事官高從真到稱十八日陳後邕山邕谷盡是賊軍茂元兵力寡少頗似危急若賊勢更甚便要退守懷州非惟損挫威聲必恐驚動東洛皆由

魏博未有陳戰陳彥佐又隔深山所以併力南攻不
得不慮自元和以來賊中用衆皆取軍寡弱處卽併
兵甲力一處不敵後卽移向他處計王宰排比已有
年信遣全軍便發救援河陽不止擇蔽洛京是以
臣等憂如恐全軍費損饋運計王宰必遣先鋒望
今日降中使賜詔令宜發先鋒五千人便赴河陽所
冀免落奸計事幾至切不可更遲如蒙允許望賜茂
元王宰行敕詔處分

請賜張仲武詔

李德裕

右臣等見李回說仲武似疑劉稹未有罪狀及見李

回說從諫積惡僭侈便忠憤感激告若罪狀如此朝廷固合誅夷臣等商量因處分邊事望賜仲武書諭以深意要云從諫入覲之初與鄭注交結因緣賁賄濫授鈞衡及歸鎮後又與李訓結託所謀在險中外具悉自訓注夷滅心不自安頗恃甲兵轉懷悖慢先朝外雖優寵中實懷疑及從諫疾病之時曾無貳款昨遣中使臨問兼借名醫矯託異端竟不相見便樹置劉稹令將校繼獻章表不待朝旨便令繼襲以澤潞一鎮有啓聖舊宮艱難已來多用文吏如抱真首創軍幕於國兼有大功身歿之後其子皆赴京闕比

謂劉楨愚騃迫於軍情望其愛惜家門稍能悛悔頻
敢馳突晉絳侵軼河陽近李丕投降及魏博收平恩
縣得劉楨勝帖竝已進來皆呼官軍爲賊逢着卽須
痛殺悖逆如此天地不容想卿遠聞因當奮激卿宜
還諭諸蕃部落同滅可汗卿但北邊立功劉楨必當
自潰策勲命賞以卿一道爲先卿深體此懷兼示將
校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撰詔未審

論赤頭赤心健兒等狀

李德裕

右健兒等敢同元惡久抗王師比屋皆誅未足塞責
然以此軍忠義未嘗失節艱難已後頻立戰功赤頭

赤心皆是賊妄立此名以張聲勢未必人皆敢死一心所慮玉石俱焚善惡同棄詔王宰石雄義逸國亮許其自相糺出如是鄆州父兄弟及從康處招到兇惡將健等用兵後爲劉稹出死力戰鬪先犯官軍毀罵行營節度使者任自推出卽免累及平人伏料如此號令必不敢容蔽兇黨其合誅戮者亦自甘心昭示四方稱朝廷吊人伐罪之意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詔示未審

論劉稹狀

李德裕

右臣適見度支報狀王宰已似納其情欸發使之時

不以先聞便受表章欲自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
榮李靖擒頡利皆是納降之後潛兵掩襲只可令王
率大信豈得損朝廷武威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
太原小擾失此事機緣內養尋常充使恐節將
如劉稹已出路府須令全家面縛兼郭誼劉公直張
谷陳揚庭李仲京等面縛卽受領如劉稹自來却令
送回輒不得受兼要降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
雄若王宰已納劉稹卽石雄無功可紀累經大陣自

當矢石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便着齊入勿失此便

天井冀氏行營狀

李德裕

右昨者初夏頻請進軍所冀未熱之時便見次第今
炎毒已甚迫促稍難殷宗伐鬼方周公東征皆三年
乃克淮蔡滄景亦三四年王者之師以全取勝急攻
則狂賊得計稍緩則賊勢日窮況出內庫貨財以資
軍食計量饋運必及冬間緣兩道皆有供奉官非惟
節將心不敢安難於擇使亦恐營柵甚暑不易祇供
望賜詔各令且回兼詔示王宰石雄亦不可稍緩之
意但云時方炎暑恐供奉在彼有妨戎事任卿自擇

便利不得安閑

潞府事宜狀

李德裕

右臣伏見報兵馬不肯發赴振武開城叫反古人云敗軍之氣沒世不復今潞府乘破敗之後又失天險只是憚於征役豈敢更爲逆命亦恐是盧鈞姑息太遲軍人知其畏懦因此生心然亦湏及其事初預爲之備臣比見叛亂之地皆是制置太遲及朝廷徵發賊已處處設備兵法云疾雷不及掩耳又云用兵只聞拙速不聞巧遲去春楊弁便是速討之力旬日而平望賜王宰密詔令府城下揀四千人縱縱排比如

已聞作亂不要更待詔旨令一千人守石會關令三千人取儀州路把斷武安緣軍糧兵馬多在山東但遣邢州不通自然駐旬月不得邢洛之心未可保亦望密詔王縱溫士全各令自守不得出兵唯要與武安路太原兵馬遙爲聲援最切在令山東斷絕印立可除剪縱萬一無事不妨且賜密詔王宰先知石雄勇於赴敵計亦知警急必便往澤州亦要賜澤州詔守備須用河陽兵馬不得用昭義舊人亦要賜澤州詔詔知有警急發馬步一千人赴晉州屯集以防越軼臣累慮所及不敢不便奏聞伏望留中不出

論昭義軍事宜狀

李德裕

右適魏博奏事徐廼文見臣云昨日聞三道使出城一道往魏博恐令弘敬出軍却慮三州不安實非穩便臣當時說向聖意只令石雄至潞州界首搜索惡人恐三州未諭朝旨知弘敬忠謹故令中使先往遣使安存三州並不徵發廼文稱若如此處置至爲穩當涉縣正當山東系口絕是要地有鎮兵五百人至安武一百六十里軍糧至多潞州官健月支錢糧亦不少又恐潞府叛兵急則投竄涉縣搖動三州兵犯此鎮有昭義舊都押衙焦

長楚是本軍舊人劉從諫降黜令往山東今在邯鄲
若朝廷特賜一詔令鎮守涉縣兼把捉潞河徽子口
至爲穩便如焦長楚不可委信朝廷專揀一武將速
去亦得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蓋以其雖是下
賤能識耕織之故臣不諳澤潞界內山川見廼文所
說稍似有理不敢不便密狀聞奏望賜留中不出